

田

亭

草

擬福建武錄序

萬曆某歲冬十月郡國材官

不備錄請裁簡簡待御

某公按閩寔監臨之而先是島夷告警中丞某公方
選將詰兵為建威消萌計茲歲試事視曩加虔期得
真材儲縣官緩急用試騎射中格復計籌略得雋
若干人某職司提調錄成堂有戶部曰夫古所稱順
治威嚴之世孰有踰今日者其天子威靈旁洽
神武布昭自御寓以來四海安瀾單于解辮貢琛守
外藩惟謹方諸成周則儼狁于襄越裳獻雉之會也
顧三載一校武士介冑鞬鈴之傑與衿紳輦帶望

闕下踵轂並驅昔人謂天下危注意將徒漫語耳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聖主注意將也詎寧以安危

易念哉昨歲醜匪始搖蕩我邊陲第一隅畫析耳

上赫然震怒更置將帥所為嚴責成假便宜法令甚

具頃者鯨波未湧氛祲遙聞輒勅所司豫撤桑綢繆

之慮無論他郡國即閩中廢將業已備驅策列在行

間矧歌采芑而勸駕者乎蓋九重注意風行若馳如

斯之捷也昔漢文帝憤奴桀驁拊髀而思頗牧即

署長馮唐至謂帝有頗牧弗能用帝始怒讓之率徵

其而未能自解也今世士控弦鳴鏑握寸管而詣

三司朝登薦籍暮曳金紼積閱累勞高則剖券分茅
次亦擁旄專閫又次之不失為乘陴守鄣即有瑕纈
猶蒙湧雪藉令頗牧而生今世懼稱塞為難而奚有
弗能用之悵爾諸生往矣行且策名司馬效戲下第
令左鞭弭右橐鞬與醜、相周旋空幕南而擒頡利
惟爾諸士又令肅余皇破巨浪與戈船下瀨相後先
戮鯨鯢而築京觀亦惟爾諸士則奚以藉手稱塞哉
大都罄控縱送一人敵耳鄢陵覆師養由基寔在行
陣而射不穿札者卒收功於平吳學萬人敵宜莫如
兵法顧霍去病目不矚陰符與趙括之徒讀父書其

成敗又奚啻霄壤諸士所操為質券者輒已如覆射
逢占將自信之謂何矣蓋不佞曩下帷時嘗以窺園
餘暇旁及武經七書覩所謂九變五權六術諸說直
用輪扁糟粕視之所口頌膺服者兩言焉則受命忘
家提枹鼓忘身是也士平居抵掌詎不曰裹革絕域
鳴劍伊吾惟是祿爵在前妻孥在後則視家重臨敵
對壘存亡呼吸則視身重兩者橫積於胸中遂至腹
削部伍巧為市而厚自殖迴翔選懦偷生苟完其以
身扞文罔寧死法而不死敵坐是故也夫惟忠臣貞
士念委質致身之誼矢志捐軀寧牧備邊而市租悉

以饗軍祭遵位徹侯而家無私財身衣布袴柱伏歲
每戰先登前無完敵李光弼持單刀厲衆誓不與敵
俱存凡所為國家摧陷折衝鞭笞萬里恃有此忠義
之腹耳是嚮用標的也它日質券直操此驗已諸士
勉之夫市井節俠厲意氣相許與一飯一諾猶然委
身殉之矧諸士生長盛際身睹聖主之注意將若
茲其有隆遇而不自濯磨感憤者非夫也若曰忘家
忘身兩言不第當為武士設則不佞亦自矜奮矣

大司寇恭質王公詩集序

同年王司寇恭質公歿十有五年矣其仲子運昌景公所為詩刻之謁序於余余謂運昌令先公奏疏文集皆瑋然足行世乃令窺豹者獨見一斑何斬也運昌感頌對曰先君子以清白遺後家故食貧弗能具剗厠費茲刻也聊以寄羨墻之思餘尚有待也余為愴然者久之已捧讀公詩諸體不必具即具體不必多惟七言近體至百三十八章亦夥矣昔唐高常侍年五十始為詩顧為之即工每一篇出好事者輒相傳播今其集具在方諸李杜重重八分之一乃七言

詩則重七首耳彼其一時才名與李杜相頡頏後世之賞識尚論者所采掇多寡亦復不甚相遼夫詩詎以多寡為軒輊矣恭質公四十一歲始舉進士諸詩皆宦後作也公居官厲氣節居家耽玄寂不欲以詩名自顯如高常侍隨意搦管縱橫從心不求備不為裒益故諸作皆玲瓏瀟洒超然塵壒蹊徑之外即中以抗言見廢岩棲藿食者若干年置之若忘絕無枯槁憔悴之容邑鬱侘傺之意其胸懷恬曠可羨也憶余曩與公周旋公會無一語譚詩第嘗語余曰凡涉世居身須讀老子夫以公鯁直骯髒與老氏若不相

諒然余有味乎其言迄今佩服嗟乎命之矣上德不
德上詩不詩請以為公詩集序

翁海門公文集序

余及事海門翁公蓋視公丈人行也公折行輩與之交每從巖居川游脩蘭亭故事分韻擊鉢促席賡酬則公恒狎主齊盟不待屬鞭弭索綯而余已肅然心訕云公歿十餘年其門人馬平觀察徐大夫刻公遺集以傳而手為之序矣今公子日躋復委序於余曰知先子者莫如先生公遺稿多散軼即一二秀句逸語為社中傳誦者業已弗睹全篇第一班窺豹寸鱗嘗臆奚必悉睹其全乃稱愉快也夫古今修詞之士操觚嘔心輟編驚夢籠宇宙於几榻擢萬品於筆端

自謂堅藝林標幟顧當其忤條無柰則寓譏筌宰怨
誹填膺當其利達快心則溺志太康流連光景意逐
事繁情遞境遷祇足傷天地之和呈月露之態而匪
鳴其中之所自得於古誼奚當哉海門公傑士也綺
歲即沉酣六籍苞舉百家岸然號諸生祭酒所撰著
博士家言今載集中者獵涉千古淹浥時務已令哲
匠擺指主司盱衡乃垂捷閫薦而每上公車輒躓弗
偶也既謁銓得令懷集是時嚴氏柄國政以賄成人
自擇官而懷集介窮山嵐瘴間苗氓糾錯最稱遐陋
第令若柳子厚者居之愚漢憲谷之號蛟涎航穴之

吟所以辱其山川憎其排側者當不勝嘆惋而公惟
關心黔赤一意拊字自奏記當道規恢石畫外絕不
聞苑結跼跂解嘲嘆拙以見謂不平之鳴逮乎丞太
僕卽留署駿駿通顯矣薊闕舊京之崇雄西山牛首
之佳勝見公題詠者殆不數數其諸浮藻湛思流商
激徵遣懷杯竿寄興霄淵則謝事旋里後結社唱和
十恒居其八九乃至議祭田以遡祖德譜族系以教
敦睦諸如此類誼應古昔訓浹于茲矣大都公生平
所兢兢者仕宦之職守家鄉之楷模其襟懷灑落超
然物態世味之外故為言咸冲融爾雅匪待窮而工

倚泰而麗區區與時上下者昔東漢葛龔以善文記
知名而為大官丞令蕩陰臨汾皆有聲績不沾沾雕
鏤小技陸士衡才藻翩翩擅粔晉室至文賦之作則
取其詞達理舉無貴冗豔夫公曷有意求工於文文
亦曷足槩公也今懷集人志公于名宦而吾郡衿紳
頌公高誼者久而不衰他日讀斯集尚論其世所景
嚮仰止勗公不朽之業弗第以文詞爾已余竊自謂
知公因不辭固陋而為之序

詹夫人六十壽序

不佞從司寇咫亭詹先生游最稱莫逆已乃締兒女
姻而仕同朝鮮較里居相先後飛觴分韻行吟坐嘯
相周旋左右因知先生有賢夫人克相先生而弱息
為夫人冢婦每歲時歸寧稱述夫人壺範母儀甚備
不佞恒嘖嘖頌之是歲夫人壽六十矣復月朔二日
為夫人設悅辰厥壻林生謁不佞言將奉夫人稱觴
慶不佞唯唯蓋載籍所紀英乂魁壘之士泥蟠巖數
雄飛廊廟類必獲婉德令配為之羽翼贊襄顧其所
遭有幸有不幸而彼此相成之際間或有瑕瑜不互

掩者王仲卿貧病卧牛衣中涕泣其妻激以數語爰
克自振奮颺徽譽於漢庭矣迨為京兆將上封事反
用危言阻之婦人之仁一何餒耶桓少君歸鮑子都
鹿車共挽提甕出汲為鄉邦所稱許顧子都進弗能
相幾退弗能遠害即少君老而無忘鹿車亦安所稱
克相也司寇故名公子第處孤孽遭屯蹇甚夫人極
意從吏俾游太學以成其名躬篤紹素風約飭臧獲
以毋貽司寇內顧憂視西漢二氏異代齊軌矣當司
寇為侍御史時屢摘抉城社逆探驪頰旁觀者為之
懷惕夫人處房闥之宴間窺竊燈之祕跡曾不屑以

兒女咿嚶態少撓其義故司寇亦罹嚴譴瀕九死而
無悔心比再起田間躋列九卿崇撫矣顧與時多迂
年甫及艾遽縣輿以歸夫人愔然偕隱佐以恬淡如
曩日不聞較田牧之腴規雄長之貲如子都所營者
此其度越二氏又奚啻什伯也仲卿子都仕當危亂
之朝言訕於九閭而禍延於妻子今司寇遭際

聖明彊直自遂始雖擯廢而終乃大伸令名與慶澤
均爾宅洽昌融夫人亦並受其福此豈非天所申佑
以為閨闈勸耶夫人之子女八所督就外傳而克紹
箕裘者六躬授內則而宜其室家者二皆樛木之惠

所逮而繁鴈鳩之慈所均而薦和氣盎溢蘭玉森莢
郡中人翕然羨慕謂夫人於司寇真能以德相成者
匪第不佞一人私頌耳請陳之以為祝

賀兩粵總督陳如岡公膚功晉秩序

今兩粵督府屹然爲南邦鉅鎮而自開府以來惟鹽
山王公長洲韓公聞望勲伐最顯迄于今而有海陵
陳公譚者胥嘖嘖羨慕謂後先芳躅若合一轍云公
自西粵移節蒞總鎮于端州屬疆場寧謐荏苒靡警
顧獨既濟戒初厝火防薪無日不討戎索而訓厲之
獎循良絀貪墨飭武吏毋覬私營有私營者懲如法
兩粵大治交州悔禍革心欵關獻責惟是岑徭弗逞
糾結煽亂震動我郭廓虔劉我人氓公憐厥愚悍固
治脇從所招輯附降搏頽崩角者逾其半矣廼諸憑

恃險阻虎踞狶突者猶躑躅搏噬如故公疏列于朝
特請剿逐得一切便宜從事預令侍屬饒鮮赫刃乃
部署行伍申命于師中曰蠢茲獯彘自作弗靖以干
皇畧爾將士尚一廼心力龔行天誅有怯懦前却者
罰無赦顧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毋或鋤耄及苗藝
林殃魚傷上天好生之德於是卒乘齊奮止齊不愆
載旆銜枚摧山劈竹計所破峒寨若干巢所俘賊千
二百有奇諸所綏定生全者無算蓋昔大藤峽兩役
王公剗去兵威推誠撫諭而韓公躬環介胄督士先
登張弛惟時操縱各異說者謂兩公易地則皆然今

公實兼兩策而用之爰克掃滌祗氛救寧疆圉自茲
一勞永逸固百年無事之計也事聞 聖天子嘉公
功特晉兩秩錫之鏐幣綸命皇皇光于嶺表蓋猶有
顯擢特召以示眷酬云不佞嘗與公同朝獲望見顏
色聆緒論每詫公勁節雄畧當世偉人也閩粵壤接
因耳公督兩粵治狀則又竊沾沾自喜曩所鄉往不
虛耳而嶺西部諸大夫閩帥圖所爲公賀者遣使就
清源山中徵不佞言不佞跼伏嵒巖剽聞今天下方
隅多故北苦虜東苦倭 聖天子宵旰而營之殷憂
啓聖實維今日在昔周宣王號稱中興然而獫狁內

侵荆蠻淮夷弗率尹吉甫方叔召虎諸臣左右戎行
底于蕩定詩人侈其文武壯猶之盛即織文鳥章簟
第魚服津津乎其言之乃至拜圭瓚秬鬯之錫効天
子萬年之頌以歸美於君又何其諄諄懇至也夫茲
舉也詎直可爲公賀哉有如 聖天子注意勞臣斬
踵宿效或借公東北又或借公籌畫廟廊公之闕勲
卓蹟當與吉甫方召異代交映國家中興洪烈亦且
媲美周宣不佞尚預擬周雅以矣

山游吟稿後序

郡故饒巖洞泉石之勝近者以里計遠者以程計又遠者以次合計其崔嵬寥廓窅窳寂第令一托足寓目能使人神怡心曠有齊鵬鷖等椿菌之想司徒陽山莊公抱寂凝玄陶情塵表頃歲倡為虎岫之游而余與四五君子荷嘉招蠟屐以往至則戶庭繚壑肺腑煙霞人人自謂意愜矣遂乃陟浮圖臨滄海裴迴紆院歷數日始旋仍各賦詩紀焉嗣而余儕各以意選勝携壺觴逋主之每臨風待月促席聯床如初大都會主真率饌主澹約一如洛社故事所賦詩倣

香山遺意一主近體取其唱和同聲今具列編中者
諸別體不與焉蓋昔疏傳謝事歸日召宗戚故舊設
酒食與相娛樂顧第即其家治具抑何溷也香山洛
社諸老宴集游詠重重於園林梵宇時作蘧廬漆園
生所謂適莽蒼三餐而返耳其逍遙物外者幾何余
儕微天幸偃息明時蓬龔餘生未困登陟窮峻阻累
昕夕不為勸此其取適於造物也亦已劇矣當其登
立望海緬邈無際步月巡簷萬籟俱寂直超然崆峒
具茨之境即無詩可也余嘗誦蘭亭詩序閱李伯時
所繪圖竊謂永和諸君子神情超邁高致曾不

如閤筆持觴者之為曠且逸夫詩之侈于性矣而奚庸剖剝為也蓋六一居士云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茲編也置諸几案時眸矚而口哦之恍如睹向平五嶽之踪聆夏統少海之唱聲羅雲水隱映在前用以當卧遊可矣諸君子之意在山水之間不在詩也刻既成司徒公序其端矣余述諸君子意綴無語於後若云蘭亭紀遊前有王右軍後有孫興公則余豈敢

鄒南臯先生集選序

是集也吉水鄒君爾瞻所撰著而侍御婺源余君爲梓以傳者也君自登仕版輒論糾權相之戀位奪情者是時氛曠蔽日被重譴謫戍夜郎居七年天日開霽賜環易袂矣先後掄諫省改銓曹皆弗獲安厥位非明主初意也君優游留署尋退棲南臯之野而道日尊名日重海內士無論識與不識咸稱之曰南臯先生云余曩典留雍時曾晤君于講席比君赴銓司之命甫詣闕而余釋春曹歸君就行色中一晤語焉蓋自是而余踰伏荆扉者凡十七載魚筒雁足

好音屋屋頃得君集讀之如炙丰容聆譚吐奚啻講
席旅邸時景象也夫古昔才士多好自誇詡又常嘆
知己之難逢陳孔璋善書檄不閒詞賦而自附於司
馬長卿丁敬禮鐵中蜂蜂耳乃其自譽曰文之佳麗
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曹子建一彈一許
遂欲定千古月旦顧敬禮之文今安在哉益以信譔
著之難如是君潛心性學遠則周程朱陸近則河東
餘姚溯索論難於宗傳一脉卓有冥契不屑以詞章
鳴者惟是陶寫性靈興懷成詠藹然若春冷然若秋
而世之鄉慕君者咸覲得片言爲重君特用聲氣之

同應之無飾語亦無避忌豈與夫騷人墨客競麗爭
奇又豈規規然爲之較量曰待後世相知而吾文始
定也大都君心事如青天白日出處如行雲止水所
爲詩章亦似之由今誦其集處遐荒無賈生弔屈之
感還清朝無韓子慶雲之頌諸所酬答譔述無李賀
嘔心之苦詞贍而逸氣雄而典有道之言信足傳也
余老且衰學殖落矣宜擲筆裂研以畢餘生特以一
念景企私衷僭弁君集端如此

賀學憲映垣饒公擢叅藩仍視學政序

今主張世道者惟士習文體爲淳淳乃士習由醇而
醜文體由爾雅而瑰異也若水之必下平之必陂勢
所趨也自糊名易書之法嚴周官所謂六德六行者
既弗據爲選舉而匠心嘔肝之士復往往以驚竒得
雋蓋所用非所養申命者一人司舉措者又一人名
實乖迕彼此枘鑿士溺所羶而靡所憚亦勢使然也
惟督學憲臣奉 天子璽書董正一方示之標準專
其視聽而旌別淑慝最文藝斤斤焉操功令裁之
譬諸範金者惟所型鑄而躍冶則以爲不祥樹木者

惟所栽培灌溉而用之靳中于繩墨其途轍機權出
於一所譴舉勸懲咸足移易耳目淳固思慮以宣
聖天子棧樸之風蓋督學憲臣所關於士習文體者
其重如此江右進賢饒公起家虞部出而司權稅又
出而典郡符以方廉循良著聲主爵者重公用公以
憲副視閩學公蓋不言而躬行慥慥君子也功令一
布閩諸士信且服之躁競請寄者阻要駕竊銜者惕
慮無不爭自濯磨以承德意矣至其臨校諸士若累
黍而程之要以敦尚本實博雅兼詣如功令而止諸
拾非聖之言縱奇袤之製有悉擯弗與焉閩諸士謂

公標之如正鵠執之如金石照之如水鏡平之如衡
衡自八閩試事畢公當用資望擢士且方以離明師
爲悵王爵者益重公爰請擢公參閩藩而視學政如
舊 聖天子俞之益異數云孝廉林君輝宸等公所
優拔士也相率謁黃生請言爲賀黃生竊以臆對曰
夫敦學一脉莫盛于宋所傳受論著迄于今著蔡之
不衰獨考亭朱子集群儒而折其衷至今重閩者遂
躋之于鄒魯當其時有金谿之學與朱氏抗立爲二
相往復論難後世讀其書者又復分曹而角或互相
戈矛已或強劑鼎鼐夫岐路總于通衢派別歸于巨

聲立言各異顧躬行謂何耳兩先生沉涵精詣各自
可師也公生于陸氏濬發之鄉振鐸于朱氏倡學之
地屏諸論議而以身爲之倡維士習正文體皆公緒
餘矣今爲閩士師既專且久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而鄭人之頌子產亦曰我有子弟子產誨
之吾儕自相賀可耳而奚賀公爲乃諸孝廉曰固也
顧孟氏以教育英才爲三樂閩即遐僻不得當天
下士乃英才亦稱不乏吾師一再教育之枹鼓應而新
櫛廣孟氏所謂三樂得微有當于心耶黃生曰然遂
次其說爲公賀卽以爲世道賀亦可

安溪詹氏族譜序

吾郡茂族其緒緒最遠文獻足徵者宜莫如安溪詹氏溯厥肇基之祖在後周為清隱公非必有膺仕崇爵炫耀睹聞直以其惠澤及民高風維世人咸欽而慕之宋咸淳中詔書至擬諸桑庚之畏壘樂公之齊社當其身不侯而異代侯之父子踵羹血食相依一何盛也二十一世孫今司冠昶亭公以直節清操著聲朝野日戲門距躍自圖籍詩篇承先啓後之外無它事事也嘗再新清隱公祠矣又特創曾祖開州公祠矣已復念先憲副公曾編輯族譜佑啓後人迄今

又五十餘載宗派寢繁渙者弗萃匪所以隆一本善
繼述也爰乃博摭細訪挾往續來與從姪大參鳴菴
君互相參訂手自裁括之自濡毫逮于殺青凡再閱
寒暑而始告竣其屬余序也則訂諸握管之初矣余
茲受成編讀焉睹其編次義例悉依中憲公遺軌而
論纂著述仰摹古昔蓋昔劉累拳龍行為范氏敬仲
奔齊猶沂胡公非系牒素明矣所稽而據焉紀世系
第一籍談笑對祖典以譏鄰子能言先猷斯顯盛而
傳美而章藝載籍是賴紀叙世第二許攸負土植栢
成林原平買田帶經躬鋤躬貽自先世曷其忍墮紀

墳墓祀田第三范喬泣硯元超泣后觸物興思永懷
勿替豈其餘音琳琅手澤攸寄而可輟思於羹牆紀
遺教第四魏公遺直賜笏猶存狄相崇勲告身不泯
即以奉主恩光世閥奚必視諸故府紀五恩命第五
徐孺祠堂南豐標其媿烏氏先廟昌黎揚其微文以
行遠所由來尚矣紀文苑第六司寇公立朝奏議於
編終附焉意倣太史公自叙亦族人所快睹也以故
合之曰族譜夫譜也者晉也遍也由吾祖父子孫遍
而推之及于諸從之祖父子孫晉孰甚焉水木原本
葛藟瓜瓞之念宜其殷且摯也司寇公於余為道義

意氣交伯子洪鼎婿于余余之外孫登斯籍者五猶
熾昌未艾也是余於公家繫族者二矣昔晏平仲相
齊父之黨無弗乘車者母之黨無弗足于衣食者妻
之黨無凍餒者其施之周洽而特有所重如此追遠
睦族惇叙無窮此司寇公脩譜意也公自為識備矣
余無容贅詹氏孫子其永念之

邑大夫顧侯奏最序

邑侯顧公之蒞我上峽也蓋徙自吾閩之崇安崇安
綰閩中孔道冠蓋驅馳南北者轂擊肩摩已紛然稱
劇矣當道者猶謂斧斤新斲於寬髀易解挈吾邑委
重焉然而公不劇視吾邑也公東吳人也東吳財賦
甲天下其俯瞰吾邑奚啻泰山之培塿滄海之涓涖
乃至人文撫仕亦復遠不相埒其奚足當公一眴然
而公不易視吾邑也當蒞事之日邑縉紳衿弁暨旁
邑趨風至者後先上謁能令人隆冬浹汗不遑盱食
即人非陽驕猶虞其心口難調酬應難給然而公不

難視吾邑也。蓋公之言曰：任延折節於龍丘庖參，候
教於任棠，陰澹諮議於索襲，古之良守令皆然。幸而
仕多賢之邦，奚至以縉紳多寡，程難易哉？時而干旄
造訪，時而開閣延見，每譚及閭井利病，輒虛心側耳。
一一振舉，騷除之而屬吾邑。不天，苗沴旱蝗，歲相沿
于南畝，上不敢徼官家之澤，下不敢逋常供之賦。黎
庶凋瘵，特甚。公蒿目怛衷，極意拊循，省催科之蒲鞭，
姑與為期會而已。民亦遂相誠輸，責庶幾無逋額，以
不負我仁使君兩造之訟。公徐出片言，輕者立遣，重
者量懲，無株連亦無久繫。人人感公之德，而公之德

開并市草莽士操觚待試者殆以萬數濡束之則譁
弦弛焉則翫公創意防範之衡鑑所逮群無留良即
道在穀外者亦帖息靡憾邑長老謂自前令都試以
來未有若茲舉者也蓋自公蒞政頌聲載道或以爲
仁父或以爲神君餘波屈于旁邑即崇安士氓猶翹
首望曰廟堂之上柰何奪我良牧以私溫陵其去而
見思如此公今滿三載績大都蒞崇安者十之二蒞
吾邑者十之八乃至令譽章灼薦剡屢騰則瑋然爲
全閩冠矣 昔兩漢所紀循吏惟良守居多其兩爲
令而稱良者重一王渙耳卓茂治密績效較然著矣

顧初所措置吏人咸笑之隣城蚩其不能河南郡至
爲置署令佐焉夫令若斯之難也即良矣信下獲上
又若斯之難也公甫試爲令輒著能聲乃再試再効
名實加于上下揆諸史冊所稱渠寧多見今兩臺上
公治狀于功司功司以聞于上璽書之旌臺諫之召
可計日待矣邑縉紳大夫役不佞言爲公賀蓋昔人
有言天下雖大一邑之積也今天下紀綱頽廢生靈
困敝公目擊而心籌之爲日已久行且慷慨論列諤
諤於朝堂之上其爲德日溥而生平蘊蓄亦日以發
舒不佞之所以賀公其在此矣

太史黃鷟峰君館課序

天之生才亦難矣夫既生之又復遂之而旋夭闕之
譬則豫章之產勢足干霄而摧於拱把重溟之珠光
足照千里而毀於出櫝茲其故安從究詰哉列子力
命論云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厚薄往來不由我也
余嘗三復斯語而深有慨於太史以度黃君君自業
佔俾日輒已攻古文詞今少司馬楚黃耿公曩督閩
學首拔君于譽髦中君一日而名振吾郡矣比冠閩
解對制策遴讀中祕書天祿石渠之彥靡弗遜步雁
行者蓋國家重詞垣之選群英儔居業焉爲擇名師

課肄之至乃厯密勿重臣輟萬幾勛之繁綜核省
成品評甲乙詎直令傭工觚翰鬪妍競華已也要以
陶涵其器識鬯練其暮猷雖有魁壘豪邁之才束於
格而不得騁日囿於泱泱澹泞而不得畔岸潛心抑
首若下帷諸生然其磨礪日益精而培植日益厚將
來肩鉅致遠實始基之今太史君所爲館課具在彼
其優游木天分光藜火得師若友漸摩之無尋常酬
應之苦以爲徽纆無眺玩杯酌之娛以爲塵滓茲集
也自詔誥賦頌疏議叙記諸體種種悉具咸樹鵠于
東西京而出入廬陵眉山桀黠至其楊花千古撫畫

時務如按局譚諧借筭請籌鑿鑿然可覆而驗即通
達國體之賈生不是過也夫君居詞垣垂餘兩載耳
乃所閱蓄煥發輒已章章若是似若窮五車閱皓首
者藉今天假之年惡能測其所竟哉柰何其奪之速
見謂天之生才國家之育才均置諸無用也嗟乎子
安委命於波臣長吉應召於玉樓憐才者爲之嘆惋
顧猶謂騫春華鮮秋實耳君華實並茂乃弗克以壽
終也茲其故真莫可究詰矣君之子廷雷能讀父書
者梓君所爲館課而問序於余余夙知君遂爲之序
且興嗟於才難如此夫非才之難而才底於用之難

也

蔡師母林安人壽序

曩小子翔薦南宮也吾師沙塘蔡先生實識拔之是歲先生所薦士若干人惟翔獲以邑子執門徒贄而事先生先生宦早廢翔亦依戀白雲棄其官里居者後先凡十六載以故奉色笑謦欬最數且親因諗吾師母林安人之賢於先生宦蹟行業弘有裨益云先生起家民部督京廩剗蠹瑾竇嚼爾弗滓曾靡聞室謫之愠以勞其慮比出僉楚臬憲司試棘闈而憐人羶附者挈棟臣子屬先生先生漠然弗爲意也乃他氏卒承迎遂之以驚棟臣懼逮撤棘先生以語安人

安人喜曰大丈夫寧爲弦直毋爲鈎曲卽緣此伏草
莽甘若飴耳旣而先生擢叅東粵藩果爲懷忤者媒
孽坐民部時失官歸歸而行橐蕭條卜居城西偏上
雨旁風漂搖不蔽而先生雅有向平之興頗浮游金
焦泰岱間取自娛適安人日處顏屋課織桑茹淡肩
勩泊如也先生素性恬寂三十年索居楫戶謝干旄
弗見有所厚善客至第引局對奕寄興篇翰已爾諸
祭祀蘋蘩男女婚娶親姻吉凶贈遺安人一一料量
之咸衷于軌絕不以煩先生蓋自石樓以來一切門
戶事安人儋其勞先生享其逸安人職其詳先生領

其畧乃至寶慈與儉則伉儷共之所居客坐庠陞
任措兩胡床即燕寢小齋董容膝焉已而前有方沼
旁有嘉樹先生殊灑然樂之自謂層軒曲榭雕甍綺
櫚不足喻也安人亦時時相慰曰曩者雖上棟下宇
何異沐雨櫛風今視之若楹與筵矣所親或風以改
作矣弗謦也其以節嗇佐先生類如是語不云乎自
求多福夫善歛福者亦奚敢求多爲矣梁鴻之妻齊
德而隱吳隱之之妻齊德而顯然而五噫之歌不覲
貴披絮之儉不覲富彼其福在優閒在清白耳天之
道酌而挹之益而損之人亦自爲劑量俾歆器傾機

藉以自免安人受福於天沾沾然以嗇承之此其識
淵哉今先生年逾耆望羣康莊矍鑠目炯炯能作蠅
頭書而安人亦燿然稱偕老有子調中君克守其家
法以娛昕夕養致足樂也蓋詩自關雎而下咏后妃
德甚詳而繼之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漢宋訓詁家
謂爲后妃祝耳說者謂后妃婉德君子其福履之綏
乃與文王並此之爲善頌善禱小子翔謹陳詞稱安
人壽而首奉一觴壽先生

送郡侯寶公入覲兼便道歸省序

溫陵僻介海陬視皇畿如在天上而廬江寶公畿輔
產也自司徒大夫仰膺天子簡命憑熊軾臨之至
則回首粉社望白雲鵠立蓋不勝孔疚之懷焉爰陳
請兩臺乞歸侍高堂養凡奏牘者三躬詣者一時德
政方新郡士民日盱衡稱慶驟聞之慄然如失相率
追攀道左車爲軹弗前尋請兩臺請留公兩臺亦卹
士民私諄諄焉用大義相勸勉公固畏簡書尼官守
無能奮飛矣公歸而卧閤已乃強起視事每退食宴
居惟二三家監自隨飯糲茹蔬郡齋中靡通一刺無

庸拔葵懸魚以自明爲高潔也公精敏強力遇事果斷卽令薛贛君張子高共事且遜弗如乃其意念常有以自下者西河之廬必式抱兒置籬之老必詢奏記陳說之文學必虚心延攬遮道自言之黔庶必駐車垂聽而獨咄咄嘆曰亂人治者常左右近習耳堦鏘剔蠹間懲一警百令母試法爲姦利居未幾而德澤翔洽謳頌懽騰卽在公左右日悚栗不遑者今亦怙然自喜曰荷公安全甚幸盖自公在事祈雨而雨祈暘而暘中貴人以董權過吾郡必約飭其下曰慎毋曠悍驛騷貽疚閭閻撓賢太守法每有所謀議嘗

建必就公商度可否公爲陳利害禍福恒以預折奸
萌爲百姓衽席公所得於天人之際者如此年來市
不易肆犬不夜吠匪公令德其孰貽之今公且以入
覲行矣戴星揚旆馳而抵廬江境上修萬石君家故
爭入里門躬趨至家捧其清橐以上封翁曰不腆祿
人之供無能饒旨甘奉惟是小子稟仰嚴訓無得罪
於士民闔郡之人心有遐祝也敢上一觴爲大人壽
子舍雍容之暇束裝北向今_五天子方淵拱穆清萬
一愔然臨蒞廣合宮衢室之聽引問子大夫治郡作
何狀公從行列中效龔渤海稽首對曰此皆明主之

德小臣儕何力焉 天子嘉公循良勅大官宴諸闕
下公復捧錙幣殊錫光華載路歸而懇封翁前曰此
大人督誨所貽謹橐而獻之用對揚 天子休命是
資父事君教忠移孝兩無負者也而吾七邑士民方
日翹首跂踵以望朱幡其尚還轅叱馭慰竹馬之迎
耶所弗敢知抑或破格超遷竟靡諧祈佛之願耶亦
所弗敢知總之忠在報國孝在顯親公其母弟修定
省細節而以戀膝下為能養矣

同安邑侯王君惠政錄序

七

同安蓋吾郡劇邑也其詩書弦誦聲名文物與吾晉
江埒惟是壤界清漳民習獷悍健爭者喜構訟刀筆
者善舞文其難治視晉江爲最永康王公分符而蒞
之幾閱三載治理流聞謳謠載道兩臺首慰薦公猶
謂侯驥足未騁也疏請移公于閩縣銓部具覆以請
上報可蓋昔杜衍知乾州安撫使檄以它署二邦之
民爭于界上一曰此我公也爾何故奪之一曰今我
公也爾何有焉公今奉 天子命移宰會城首邑同
安士庶曷敢有爭心顧二邑之送往迎來以得公爲

喜奪公爲愠其景象依然可睹矣公赴簡書未幾邑
之耆老企踵而望翹首而思懷公惠政而輯錄之誼
咏之縉紳大夫士亦共賡詩歌以揚盛美或問於黃
生曰茲錄也古之道乎黃生曰於古有之夫汝陰萊
蕪之歌蒲亭鄉邑之諺諸如此類未易更僕數也山
陰老叟自若邪山間出者疊疊數語史冊記之與潁
川褒旌詔書並傳于後即蔡邕之頌小黃江偉之頌
襄邑不以諛其邦大夫爲嫌夫庸非古之道也顧邕
與渾之所爲頌不過曰冰清玉潔恤獄欽刑爾矣今
讀王公惠政錄其具美殆勝之公外冲和而內辨哲

驟而即之咸見謂可親至臨事當機則屹立如山雖
貧勢不能撓也有戴星之勤故賦無宿逋獄無滯案
有懸魚之清故近習畏威豪右惕法有鸞鳳謳之
慈故善良銜恩強悍馴擾以至勸學育材旌義暨利
靡弗詳爲之制貽將來嗣事者法程其最難者則當
中使估權之日奸徒乘間投足盤據爲窟穴視它邑
獨夥公嚴持三尺奪叢神而夷城社遂令群奸削迹
境內晏如此其有造於蒼黔閭且鉅矣去後之思戀
戀而不能解良有以也昔人以良牧餘澤方之河潤
九里黃生沐餘潤日久知茲錄之匪諛也爲題諸篇

端

卷之五

七

洪母林太孺人八十壽序

不佞翔總角之年與茂材洪懋正君構燈窓業時贈公太夫人課督君甚厲也贈公揭矩操繩課之于外而太夫人焚膏丸熊課之于內未旦趣興饗飧饋餉間庀餐餌脯漿問勞之則黃生亦朶指屬厭焉太夫人雖足不踰閭閻耳不聞外事顧獨知舍館有黃生又知其可教也每茂材君歸則指所携書詰之曰而誦讀孰與黃生厲戰藝孰與黃生工乎不佞聞之亦竦然思奮視太夫人猶母也蓋陶士行之母湛識孝廉范逵潘孟陽之母劉識補闕杜黃裳不佞何足方

古豪傑乃太夫人母德則視二母奚異焉不佞既超
乘出茂材君顧久困青衿太夫人弟安之不色溫而
季子懋遜君已昂然負頭角則移其課茂材君者昕
夕訓誨之遂坐觀季子之成矣季君司理南安嘗遣
版輿迎養太夫人忻然就之至則問決獄所平反又
常稱許貧乏惡輕肥若懼以華靡之奉累其子者以
故司理君持平恕勵廉潔燁然著賢聲於薦剡太夫
人聞而迥然喜曰吾歸矣孺子任爲吏矣有伯子可
侍吾養有諸孫可教督以無替世業毋用久居此爲
既抵里而陶陶于子如也頃歲典銓者廉郡邑有司

治行聞于 上請璽書徵而司理君首列焉遭延閱

歲餘乃始報可今待次都下又幾一載矣司理恒引

領南望願得一弛擔歸太夫人則寄聲戒之俾勉需

一命備 聖明驅使勿以我老人繫念司理君用是

守闕下不敢瀝私情請也是歲太夫人壽八袞諸戚

黨圖爲稱觴慶不佞翔故通家子也因念登堂拜母

千里結言猶不憚自遠赴之矧日謁門牆趨堂序者

耶請從戚黨後奉觴代茂材君祝曰以碌碌之老守

下帷也莫慰母心顧不有居者誰視羞饕願効斑斕

之舞博高堂一笑又奉觴代司理君祝曰游子羈在

萬里外末由依戀膝下惟是恪遵慈訓庶幾一得當
報稱明時以無負教忠又奉觴代諸孫祝曰宗元卿
之孝養荀氏之八龍即未敢盡方古昔迺至說詩書
敦禮樂其敢不勉恢世緒以仰慰百年厚望太夫人
將怡然笑曰老婦睹子總角時今子亦六袞餘老矣
釋簪纓卧林泉蒼顏華髮無恙得無交相慰耶其爲
設張母之醢勞以餐餌脯漿如曩日

賀郡侯程公擢閩臬序

泉海濱遐壤也其提封幅員生齒編戶貢賁供輸視
中州上郡不能十之一且以弦誦相聞衿紳鱗奮煒
然稱鉅于閩中司銓者難之恒慎簡雋賢有才望者
憑熊軾蒞焉今郡侯清江程公辭榮耽寂居里中日
久聖天子俞銓部之請即其家起守吾郡公蒞事
未及再朞耳而政通人和士歌于塾農歌于野商賈
云雨闡闐即百年之德弗啻矢頃歲鯨波告警當事
有於綢繆至計實必且詳會汀漳備兵使者缺願得
公重以彈壓經營之於是兩臺乃合疏言于朝曰

賜 聖明綜核吏治久之任而責其成一如漢宣帝
故事用以與民休息臻于寧一意甚盛也顧如臬郡
守程某者曩備殿中執法出按粵東諸所建白激揚
凜然有激長孺之直節暴勝之之丰采而雅懷勇退
以息衡茅頃一出而綰郡符其治效卓犖誠無媿
州吏竊謂此一臣者其積資累望令政卓犖宜破格
以進勿拘以雁行魚貫之序用示風勸矧頻海內
以者貴朝夕亟一轉徙而人與地相宜緩與急同
惟 聖明 意旨銓部亦疏請如中丞御史
生天 文之遂擢公爲閩臬副擁節汀漳云公將行

而兩庠博士率諸生詣黃生謁言爲公賀不佞樗櫟
辱宇下德庇甚渥即鄭人頌子產亦曰我有子弟子
產教之公之教我子弟多矣不佞當首爲輿人頌而
矧重以師生之請也敢不唯唯蓋古今稱親民吏必
曰守與令然而守之勢尊矣合百城之長黃墨之綬
日稟仰條教奔走下風煦之則春溫凜之則秋肅其
操縱伸縮惟意所任故以耆宿巨儒屈爲掾屬直爲
拜起舒遲遂出教主簿令老生習吏禮文學時有奏
記輒曰太守奉三尺律令從事耳每持曲說逆折之
甚則厲威嚴密訶察所摘發隱伏至使令長免冠謝

也彼皆史所稱賢者而猶若此矣公曩嘗衣繡持斧而按郡國能令旁觀逃聽者爲之懷栗改容乃茲臨郡歛隼擊而拊循易激揚而濡沫視黔赤則爲之父母視諸士則爲之師帥也簿書餘閒特集諸士都試之射題其甲乙而課肄有程督誨甚殷諸士以被褒接爲光寵如蜀人之於文翁慮無不爭自濯磨者吾郡人文復且斌斌日盛而公今釋諸士行矣諸士之攀戀依依何以自解顧波光非遙疑眸可矚何異昕夕奉之 聖天子以公惠吾郡又未有涯不佞與諸士交相慰矣謹書以爲公賀

方塘莊先生周易講意序

經莫邃於易訓故傳習之業莫繁於漢西都之丁孟
京田東都之荀劉馬鄭專門授受所著錄至千餘衆
所編輯竄定至數萬餘言即論難石渠都講橫塾必
鳴諸人曰吾師某也爲之師若友者或迺相稱颺或
持弗肯伋則一時軒輊因之楊子雲謂哢哢之學各
習其師蓋紛員靡統舊矣晉唐而下厥說逾詳明
興表章六經特標考亭朱氏註爲承學鳴鵠派別共
源夷達合轍然通經好古之士猶亦博攬旁摭焉不
佞株守勝囊晚而嗜易則嘗繹程朱傳義旁及諸家

注疏行吟坐翫朝閱夕惟徒迂滯育督埋跡蠹魚爲
輪扁所嘲咲吾邑方塘莊先生碩學鉅儒也所著有
周易解意一編不佞盍讀而愛之簡而密曙而邃其
探索理奧似陸公紀王嗣輔証鄉往事似陳文佐房
審權誠足衍考亭之訓而翼其所未備藉令錯群儒
注疏中當俾獨立者歛衽擁帳者割席豈與夫繁揭
章條穿求崖穴見譏於范蔚宗者哉昔唐鄭漁仲云
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表經而經亡我朝楊用脩
亦云唐人不以經取士而經明今日以經取士而經
晦讀茲編者第無以帖括語例視之矣夫

則傳不佞非知易者輒忘固陋并數語附茲編以行
于世公名用賓嘉靖己丑進士官浙江僉憲以直道
早廢其家居克敦孝友當閩中中倭時公力佐有司
靖寇亂今公子鳳重疏請于朝得贈公太僕少卿
別有錄矣不具論

憲使張洞齋公七十壽序

洞齋張公之友不佞也閱三紀于茲矣公長不佞者
十年禮云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不佞兄事公有日而
上春官厠朝籍輒謬爲公前驅每得雋必推重公曰
張伯子胡然獨後邪蓋自計偕都門恒相與促膝論
心連床風雨比公爲柱下史而不佞守詞垣比肩廟
廊抵掌譚當世務藹然惠乎之知我也盛年豪氣依
依在目今不佞髮種種而公是歲七十稱壽矣不佞
嘗沉吟斗室追屈指曩時故交所與驅馳文囿屬鞭
彌橐鞬者十並存二三所與跋涉榮途聯簪纓組鞅

者十童存四五廼至亨蹇共事仕學相資今巍然以
壽稱者首公一人而已顧不難與是公固衆阜之喬
岳百昌之松柏也公唯以成彬彬其家學業已有
踵武雲衢騰驤天者茲將以公壽日奉觴稱慶而
謁言於不佞夫非不佞知公深者公蘊抱瓌璋大
器晚成當下惟公時心不冥拙矻矻窮夙宵匪懈
蒞官所至皆焯著風采即建白聽謝据經執法獨攄
胸膈咸足爲當官楷程非第操陶鑄堯舜之玄譚屏
離朱喫詬於域外者然而公實恬寂人也不佞從公
游甚習不睹其失得之攸懷趣舍之滑和也不睹其

喜之毗於陽盛怒之毗於陰也老氏所謂總德而
立莊生所謂純白備者公身有焉此於法宜壽今世
仕者率藤攀蟻附嗜官若飴公積望內臺久以挺持
寡援爲忌者所擠竟從外遷其棄觀察使歸也恒欣
欣自慰曰仕宦若是足矣夫我冠軒冕胥易技係也
葛巾薜裳息黥補劓也二者大有逕庭矣家居啟門
寡接間與一二窮交舉杯對奕譚舊故爲歡於人世
是非物態紛拏絕無所聞問暇則燕居兀坐閉目澄
神而已孟公自歸休以迄于今皆延年益壽之日未
可恒數測也公懸弧之辰爲臘月望後三日時新醅

方渌紅梅方綻春事伊邇海屋陽回不佞且持一觴
爲賀無庸稱引香山洛社勝事即頌春酒介壽之章
自附於幽民之善祝焉公其爲我引滿微酡矣

易林疑義序

自余頌法宋儒時讀皇極經世易學啓蒙二書如駕
扁舫涉洪濤茫乎其岸畔間或質所疑於師師
輒拒之曰此非若所能知夫泛海而不問蓬萊未爲
不知海也余退而竊咲此夫者師宿儒陰發望洋之
嘆而設爲謾詞抵我耳姑置之迨仕學稍暇旁稽羣
籍睹禪家之楞嚴道家之參同陰陽家之納甲其義
皆竊取諸易矧邵朱二先生精心冥會著書貽訓闡
先後天體用凡天時人事之得失聲音律呂之唱和
咸于茲橐籥焉而未學乃夢夢弗察古稱通天地人

曰儒此奚以稱也每蓬窓獨對宵旰紬繹時或領其崖略而聞與未臻於愚衷靡能自信頃得同邑楊穉實君所著易林疑義再三玩索則乃憬然悟曰命之矣易傳不云乎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舍象形則乾坤亦幾乎隱矣此二先生之書所爲作也一時從遊諸賢如蔡季通陳器之胡方平輩相與演繹之而其義益顯大都康節之學主于數而根諸理文公之學主于理而無以數要以闡伏羲先天之祕發周孔所未發蓋至精至備矣世儒歧道器爲二智遺於玄珠算窮於鉤股遂標簡徑

之說以勝之以故其微旨奧義躍如于宇宙間者遂
堙鬱而弗章試閱穉實君所論著采摭詳而考訂覈
如謂九疇子目脗合河圖則取諸胡方平謂洛書可
以叙疇亦可以畫卦則取諸陳器之皆非創已見爲
臆說者至于橫圖圓圖逆數順數與夫五行之推移
生克縱橫錯綜左右逢原尤超然言詮象數之表余
沉思力索間有異同即於胡陳二氏未能心折卒不
能爲君難也君尊甫左州公與余同師門又同文社
相與切磋者有年顧左州公業易余業春秋若庖俎
之不相爲用未及以顯業相質正而君之精詣乃爾

豈其趨庭之際有獨授耶抑潛心冥契不由師傳而
充然自得耶君三載憂居研精學易尼父謂作易者
其有憂患乎余於君乎益信